



### 前夫再婚



作者 徐向林

青州是一座濒江临海、生机勃勃的城市，若不是为情所困，关婉馨真的舍不得离开滋养她已整整32年的城市。关婉馨生于斯、长于斯，从小学读到中学再读到医学院，接下来的工作、结婚、生子，从来没跨出青州市一步。

可是，卷进感情漩涡的她却不得不与青州挥别了。当出租车把她从上海送回青州时，看着那熟悉的道路、农舍、街市，她的眼里盈满了泪水。如果不是自己踏错一步，她现在还会过着甘美如饴的幸福小日子，可谁叫自己踏错了一步呢？

傍晚时分，出租车把关婉馨送进了青州市区的锦绣花园小区，这里有关婉馨与刘远征曾经的家，留下了新婚燕尔的甜蜜，留下了生子之后的温馨，更留下了离婚之时的伤痛——

2003年，关婉馨从青州医学院中医理疗专业毕业后，进入青州市中医院工作。一年后，经亲戚介绍，她与在青州市城管局上班的刘远征相识。刘远征一表人才，为人热情诚实，一下子征服了心高气傲的关婉馨。刘远征能找到关婉馨这样一个气质高雅的女人，整日乐得合不拢嘴，每每向朋友炫耀：一朵鲜花插到咱这牛粪上来了！

关婉馨听后，心里乐开了花，动不动就用“牛粪”来称呼刘远征，刘远征则喜滋滋地接受。2004年5月，他们走上了婚姻的红色地毯，次年生下了儿子刘翔，一家人其乐融融。

可是半路杀出一个“程咬金”，关婉馨一步步走错了张鹏程的情人。纸最终没包住火，刘远征最后还是知晓了，哪

个男人能忍得老婆给自己送上一顶“绿帽子”，于是一桩美满的婚姻转眼间就土崩瓦解了。

离婚时的财产分割中，关婉馨几乎是“裸离”，除了自己的日常用品，别的东西几乎都没要，锦绣花园的房子也留给了刘远征。但在儿子刘翔的问题上，关婉馨态度鲜明地要独享儿子的抚养权。刘远征也难以割舍浓浓的父子情，不作让步，两人针锋相对，最终法院只得判两人轮流抚养。

关婉馨决定移民北欧后，她好不容易才说服刘远征和刘翔，把刘翔带到北欧接受良好的教育，按照约定，她先行一步，在赫尔辛基安定下来后，再由刘远征亲自将儿子送过来，可是她还没坐上飞机，儿子突然变卦，这不是刘远征搞的鬼还会有谁？！

关婉馨走到曾经的家门口，却见防盗门紧闭，门上贴着鲜艳夺目的大红“喜”字，像是刚贴上去的。难道刘远征再婚了？关婉馨的心开始往下沉，虽然她与刘远征离了婚，但他们毕竟曾经海誓山盟过。

一番打听后，果然是刘远征结婚，而新娘则是姚晓晨！

姚晓晨是关婉馨的死党闺蜜，姚晓晨不能向别人甚至父母说的话，肯定会说给关婉馨听，反之，关婉馨亦然。她俩自小学时就同班同桌，一直到高中毕业，关婉馨考了医学院，姚晓晨则考进了青州大学艺术学院。毕业后，姚晓晨应聘进青州电视台，担任了“爱之经纬”的栏目主持人。

姚晓晨在电视里讲述着芸芸众生的爱情故事，她自己却一直形单影孤，爱情迟迟没有眷顾。

关婉馨与刘远征的婚姻出现危机时，关婉馨还搬来姚晓晨帮腔，姚晓晨与刘远征“泡”在一起，没想到这一“泡”竟然“泡”出了爱情火花……

青州金鹰国际大酒店张灯结彩，喜气洋洋，刘远征与姚晓晨的婚礼正在此举行。

关婉馨戴着一顶橘黄色呢帽，竖起的衣领掩住了脸，她夹杂在前来参加婚礼的人群中，倒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。

这次婚礼，刘远征本想低调——领回结婚证，再摆几桌，约些要好的亲朋吃顿饭聚一聚，就算把婚结了。但姚晓晨不依不饶，这也难怪，她是电视台的“一姐”，知名度高，再加上她结交了不少朋友，结婚的消息传开后，那些朋友都起哄着来吃喜酒，姚晓晨自然不好拂了人家的好意，于是这场婚礼想低调也低调不下来。

### 风语



作者 麦家

陆所长这才明白，杜先生说的是什么。现在他知道，杜先生决不会允许一个日本女间谍进黑室，所以他必须开动脑筋，尽快把惠子从陈家鹤身边赶走。可是，他看过陈家鹤和惠子往来的所有书信，那个情真意切、那个亲热恩爱……这是件伤透脑筋的事情啊！

陆所长刚回到办公室，老孙就脚下生风地走了进来。陆所长看他那春风得意的样子，猜测萨根今天一定是亲自去了，并且十有八九是中计了，便问道：“鱼来咬钩了？”

“来了！”老孙说，“有两条呢！”

“两条？”陆所长抬起头来，双目死死地盯着老孙，“还有一条是谁？”

“惠子。”

“惠子！”陆所长一听惠子的名字，激动得心都要跳出来了，这不是得天之助嘛——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。他一直暗暗希望得到惠子是日方间谍的证据，却一直苦于无果，恰恰是今天，最急需之时，终于有了眉目，老天保佑啊！陆从骏无法抑制地笑起来：“嘿嘿，终于浮出水面，露出尾巴了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好啊，现在可以肯定，惠子与萨根是一伙的，都是鬼子的狗、间谍！”

“是。”老孙说，“这道理就像一加一等于二这么简单。”

陆所长颇有感触地摇了摇头，叹道：“她这狐狸尾巴可藏得真够深的。‘最毒莫过妇人心’啊，陈家鹤一定做梦也想不到，他深爱的女人竟想要他的命！”

老孙也有同感：“她确实会藏，会演，你今天没看见，她说起陈家鹤那个情真意切的样子，简直比真的都还要真。”

“那你呢，有没有把戏演砸了？”

“放心。”老孙笑道，“我在台下都排演了好几次了，已经演得炉火纯青，绝对不会输给那个女人。”

“好！”陆所长一拍桌子，猛地站起来，信心十足地说，“陷阱已经挖好，一只两只都是狐狸，等他们撞进来，一锅端了！”

想一锅端的，不光是陆所长，少老大也想把黑室“一锅端了”。

萨根将惠子送回重庆饭店后，立马赶到中山路。

少老大已在楼上等候多时，早把桌上的一壶酩酊茶喝没味儿了。这会儿，听罢萨根的汇报，他阴郁的脸上绽出一丝笑容，得意洋洋且又恶毒地说：“这下好了，终于找到了地方，我们可以把他们一锅端了。”

他向萨根伸过手去，拍他的肩说道：“我早就觉得最后能替我搞定这事的一定是你，尊敬的外交官先生。好，事

成之后，我一定申请给你最高的奖赏。”

“你应该知道什么才是对我最高的奖赏呢？”萨根认真地说道。

“知道，就是让你的母亲能回到日本国，接受鲜花和掌声。”

“我要天皇给我母亲授勋，授予她日本国荣誉国民。”

“不就是鲜花和掌声嘛，一回事，总之是让你母亲摆脱那个噩梦，重归我大和国的怀抱。”

“我母亲从来没有出卖过日本国，她是被冤枉的。”

“过去的事我管不了，我能管的就是让她荣光地回去，一扫她曾经受的屈辱。”

其实，萨根为少老大效劳也不单纯是“信仰”钱，还想为母亲了一个心愿。母亲老了，行将就木，死前有个心愿，就是让她回一次国，把她从耻辱柱上放下来。儿子虽然放荡成性，但终究是儿子，愿意为母亲的荣誉而战。子不嫌母丑，天底下孝为大。

萨根还想说什么，却被少老大打断：“行了，你快回去，马上去给宫里发报吧，告诉他们情况，让他们布置行动。”不等萨根起身，他又交代：“还有，这两天没事不要联络，有事就打电话，不要上门。”

萨根起了身，准备走，一边问：“怎么了，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
少老大说：“明确的问题是没有，但我有种不妙的感觉。”说着他蹑手蹑脚地把萨根带到对门卧室的窗前，指着楼下两个挑夫小声道：“你看那两个人，今天新冒出来的。”

### 副刊

电话:65233688

